

发现具体的微妙之美

张坤琨出生在重庆大山的一个厂区里。为了记录孩子成长,父亲购买了一台当时被视作“大件”的红梅相机,让拍照挤进了他的世界。山里的生活不比主城热闹繁华,稍大一些上了中学,举着相机到处跑成了张坤琨的乐趣。厂区小社会般的日常,伙伴的玩耍、聚会都落在了他的底片上,“那时冲一卷胶片很贵,要30多块,但长大后翻看,会觉得特别珍贵。”这是他最初感受到的记录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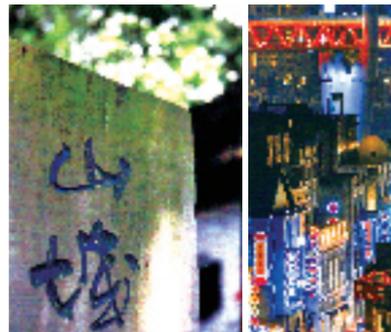
高考时他考上了四川美院学艺术设计,除和美的事情更近了,也获得了体系化的训练。大约在2012年,他察觉到快速的发展,给城市的风貌带来了巨大变革,城区的格局、不断更新的漂亮地标,都让人震撼。为了记录下这种景象,他和一些同样怀抱热情的年轻人,把视线瞄准了高楼,成为最早一批“爬楼党”。

“从高处去看这座城市,是件让人上瘾的事。风在耳边呼啸,顶楼的一扇门后会给你很多遐想”。垂直立体的重庆,从不让人失望。不同于平原城市站上楼顶俯瞰,这里的门后常有绝妙的景象:有时是一座山、有时是20层楼高的天桥、有时是两楼缝隙里的江川。

摄影是了解城市的一个契机,比如拍江滩礁石时,他会发现重庆很多礁石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在了解古时的巴渝12景时,它们的名字都像诗一般:金碧流香、佛图夜雨、字水霄灯等等,使人在城市探索中寻找这些景象的本初。

重庆有座著名的盘龙立交桥,被称作全球最复杂的桥——有5层、20条匝

道,当拍的照片引起关注后,它的建造者联系到他,为张坤琨讲述了他们建桥时的初衷和思路,这算是一个奇妙的经历。



在雾都,雾从不是他嫌弃的对象,他拍摄云雾阻隔下城市的一道道剪影,朦胧而神秘。在白象街、罗汉寺,他记录繁华背景下,闹市里古老的寺庙、牌坊,“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同框时,人们会思考城市从哪里走来”。天气好时,他去江边,把镜头对向把江过成海的居民,人们在沙滩上吹着江风,露营、骑车、游江泳,他说:“和成都的悠闲不同,重庆人会和山去亲近、和江去亲近,是我们的特色。”



去老城才能发现的活态历史



张坤琨不喜欢趋于完美的城市证件照,而是在寻找另外的角度,寻找让他感到惊喜的时刻。老城的存在是重庆的一种情怀,步道、黄桷树、梯坎、棒棒军……这些符号区别于全国,从很多角度解释了重庆的来源。

近几年,张坤琨镜头里出现了更多老城,像一张回程票,带人们回到旧日岁月。在母城渝中区,居民楼台阶边的水泥滑梯滑下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,是一样的欢笑和尖叫;通远门山洞前走过的人群,在竹林的背景下和过去别无二致;老街坊开的小花圃,植物从顶棚一盆盆悬下来,手写着一张小牌:爱花,不偷花;步道上的小藤椅,等着午后休息的主人来聊天打望。

在杨家坪的环道旁,过去建设厂家属区的劳动村和民主村,时光仿佛

静止在了上世纪90年代。街边有坐在门口喝茶的老姐妹,有一张招牌悬树上、5元一位的露天理发馆,这一切都和摩天大楼下的都市无关,有着生活的烟火平静。

在朝天门批发市场竖起人片梯坎,这梯坎还催生出一个职业——棒棒军。他们在坎上坎下,靠肩膀和一双手建起了独特的运输线。“重庆人很豪爽,这些棒棒哥都打着赤膊,甚至在冬天也如此。他们要干活、要下力气,靠双手



撑起一个家”,在他眼中,这就是重庆人性格里的坚韧。淌汗的棒棒哥从身边快步走过,留下结实的背影,耳畔是摊贩的伶俐齿和熙攘的人群声,这一刻眼前就像是江湖。

如今,随着旧城改造,重庆很多老街在逐渐消失。有时年初拍摄的地方,年末就不见了,市井的场景成了记忆。在拍摄时,张坤琨除了照片也开始使用视频记录,希望能留下更多影像,还有那些能唤起人们回忆的亲切的声音。他认为,“网红”已经开始略带贬义,可以理解为“短时间获得流量,也容易过气”。有阵子巴厘岛的鸟巢很火,重庆很多景点也设置了鸟巢打卡,但这种舶来品,其实和城市性格没什么关联,时髦的马赛克、涂鸦,很多同质化的商铺,种种一堆叠,很难看到自然状态下真实的重庆了。

也许可以理解为在消费主义盛行时,城市正变得千城一面,但更催生着一众真正探寻的深度旅游者。张坤琨推荐大家一定到重庆老城看看,“那里生活的人依然很淳朴热情,没有隔阂,聊得畅快都会留你吃饭。在老城,你能看到城市是怎样长大的,去感受这种记忆吧!”

他的镜头里,收藏着整个城市

◎ 醒眠



寸生长”,呈现出的是古代和现代并存的交织存在。乡的人瞬间领会了什么是「思乡」的感觉。他镜头下的城市仿佛是个活物,在「一寸」了年纪如同老者的井……这其中被点赞过千万的热图比比皆是,甚至让从没离开家记录下的照片有几十万张:立体山城独特的魔幻、现代都市霓虹的璀璨,或者一口上幼时家里的一台红梅相机,让张坤琨从小便热爱上了拍照。他拍摄重庆近20年,

